

赵忠祥◎著

赵忠祥作品系列

岁月随笔

他是中国电视业的亲历者和奠基人
更是中国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书画大师

他就是著名主持人 **赵忠祥**

本书图文并茂地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赵忠祥。



 中国工人出版社

赵忠祥◎著

赵忠祥 岁月随笔

作品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忠祥：岁月随笔 / 赵忠祥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008-6853-8

I. ①赵… II. ①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2882号

赵忠祥：岁月随笔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葛忠雨 李 倩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6千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上 篇 书画人生

此生早与画有缘——话说从头 / 2

画外音——我对画画的一些思考 / 8

画花卉——好花也常开 / 13

画鱼——碧波银鳞无限情 / 17

画猫画虎 / 33

画驴说驴 / 40

说马画马 / 50

我的画作——《牧归图》 / 54

我的画作——《牵牛花图》 / 58

我的画作——《葡萄秋声图》 / 61

画卷能记几度秋 / 64

观《饲鸡图》有感 / 68

中 篇 友情追忆

半师半友书画缘——我和黄胄、范曾等画家的深情厚谊 / 72

芦荡葡萄享盛名——追忆周怀民先生 / 92

值得长记的匆匆往事——和潘絮兹先生的交往 / 98

“师牛堂”遐想——和李可染先生的交往 / 101

宽怀乐寿——忘年之交许麟庐先生 / 106

画坛寿者——和刘海粟先生的交往 / 109

书坛寿者——和孙墨佛先生的交往 / 113

同门交往——和史国良、石齐、李延声的同门之谊 / 117

睹字思人——追忆故友刘炳森 / 121

妙笔续悲鸿——在范曾家拜访徐悲鸿夫人廖静文 / 124

碧落春深锁忧伤——听张国立讲普洱茶道 / 132

下 篇 旅途随感

井冈山：风雨蝉鸣故人情 / 136

奥地利情思 / 153

芬兰：蓝色之旅 / 176

瑞士：阿尔卑斯山的秋月 / 235

俄罗斯之行 / 251

南非掠影 / 260

上 篇 书画人生

SHANGPIAN

此生早与画有缘——话说从头

画外音——我对画画的一些思考

画花卉——好花也常开

画鱼——碧波银鳞无限情

画猫画虎

画驴说驴

说马画马

我的画作——《牧归图》

我的画作——《牵牛花图》

我的画作——《葡萄秋声图》

画卷能记几度秋

观《饲鸡图》有感

此生早与画有缘——话说从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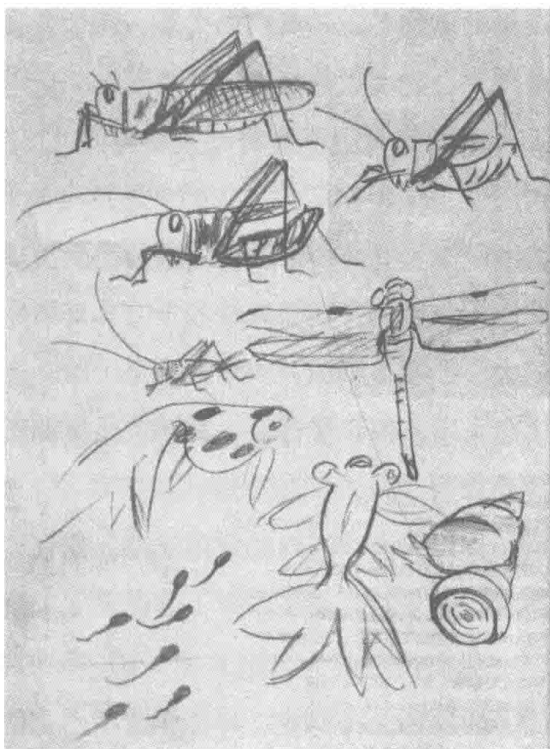
—

小时候，我住在北京东城的平房小院，鲜有玩伴，常坐在院中仰望蓝天，看云卷云舒，看蜻蜓掠空，看鸟儿飞来又飞去，看天上的星星亮晶晶，看雪花飘飘，听虫鸣鸟语，捉明灭流萤，闻花草清香，看滴滴雨水溅在地上的小水花……我曾痴坐在门槛上看朝日升空，从柔晕之光看到强光刺眼，那光怪陆离的大万花筒发射出千般万般色彩入我瞳中，幸未目盲。清纯儿心，小小庭院，些许清风，从不孤寂。这或许造就了我日后探究洪荒大野、关注生物境态的兴趣。自己常常寄情于万物生灵，并生发出与天地、山河、花鸟鱼虫相亲相近的感情。

我还会写字时，就想用笔把爱物留下，喜欢一个人涂涂画画。记得家中来的客人还曾经拿走过我的“作品”。我今天回想，大概人家不会拿去珍藏，极大的可能倒是给自己的孩子看上一眼，告诉他们别瞎玩儿，也做点儿让家长高兴的事儿。

我最喜欢坐在桌前，用铅笔随便在什么纸上，津津有味地勾勒出一只蚂蚱。我太喜欢蚂蚱了，记忆中最深刻的情景就是姐姐给我捉住一只青头蚂蚱，

用一根白线捆在它的胸部，让它趴在一根竹筷子上。至今我一旦看到那雄健异常的蚂蚱，仍会激动。也许因为小时候，常常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向趴在草地上的蚂蚱掩进，离得越近，心儿越怦怦跳，然后突地用手扑向它，但十有九空。蚂蚱身体的各个部位都长得矫健优美，两条大腿无论绷紧抑或舒展都充满了神奇的力量。因为一年中只有盛夏与初秋时才偶尔看得到它们，所以我就想用画画儿的方法以慰想念之情。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得到过 记忆中的儿时绘画

高人指点，幸何如之。

那是在小学三四年级时，放了学，我经常到一位姓文的同学家里做功课。他住家住在美院宿舍，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美院教授。文家有三个孩子，我和他们一道做完功课并玩耍过后，常常会静静地在他们家的一间大屋子里画画儿。文伯伯、文伯母有时也会指点指点我们。从那时起，我就很认真地开始画人像了。

一天，我回到自己家的院子，邻居谢大爷问我为什么放学回来这么晚，我就十分自豪地告诉他，我在学画画儿。老人家很高兴地问画的什么东西，我说正在练习画人物，并引用一句新听到的以为他绝对听不懂的名词对他说：“我们画模特儿，我们的模特儿是同学的小妹妹。”谢大爷立刻皱起浓浓的眉毛：“咦，怎么能让同学的妹妹做模特儿？”

我那时根本不懂模特儿到底应该如何解释，也不知道西洋画在画人体时的模特儿是裸体的。后来我才弄明白了，在美院宿舍中听了那么久的模特儿这

个词的多种含意。我们那么小，怎么会去画人体呢？只不过有时求小妹妹安静地坐一会儿，我们画她的头像而已。

我大概天生不能对画人物入门儿，怎么也拿不出画昆虫的劲头儿来学好这门业余课程。后来，我的兴趣逐渐转移，再后来干脆就搁笔不学画画儿了。我的同学还有几位常去他们家的小朋友，以后倒真的成了专业画家。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懂得，学一样东西千万不可半途而废，否则不但会一事无成，还耽误工夫。我在他们家“入乡随俗”，他们全家都讲四川话，我不知不觉地也跟着讲起来了。但我学得快，忘得也快，四川话早就一点儿也捡不起来了，要是他们在他们家学一口流利的英语，以后得省多少事儿啊。倒是半途而废的绘画技法，诸如透视焦点等还隐约记得一二，使我终身受益。长大之后重握画笔，我总算还有点童子功。

我也很想成为名副其实的画家，但我却步上了心甘情愿为它献出多半生精力的播音主持专业。与画界朋友的交往，也许源于我小时候曾产生过的绘画梦。我与许多位画家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如果一一列举，那将成为一个人物长廊，只能在本书中列举几位，不足以全面展现我的笔墨之友和我所敬重的大师们的风采。

每当我在难得空闲之际铺纸挥墨时，眼前就涌现出画界的前辈师友。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精湛画风，以及他们作画时那雍容大度、挥洒自如的神情，都是我的人生以及学画的法帖。尽管我画得不好，但我心中涌荡的却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感和激情。

天赐我乐，幸何如之！

二

从小学四年级一直到参加工作以后很久，我有过各类文体爱好，但唯独把绘画这项儿时的爱好冷落、搁置了很多年。重新点起我对绘画的爱好之火并与画界人士交往，已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事儿了。重燃儿时的热情是出于对艺术的向往，和有很多与画家接触的机会。“文革”之后，在文化界首先被重

视和活跃起来的画家。人们开始以价值观，或干脆以谁的画标价高来看重谁的作品。社会上不少人以求得名家的作品为荣，有的真会欣赏，而更多的是附庸风雅。

早一天重燃往昔的热情，我都会更早地结识许多位大家。因为“文革”后，电视台曾多次组织画家、书法家进行笔会，为他们录像，播放他们的专题节目。可惜我重入此道太晚。记得有一次，全国近百位赫赫有名的书法家会聚北京，会聚中央电视台，我因工作关系和他们有多次接触，但根本就没有开口求过哪位的一幅墨宝。其实，有时不求还算有些失礼。开口相求，人家不一定给你，或虽许诺给你，却不过是一句托词。但我相信，如果谁都不向某位画家求画，他未必高兴。另外，别看他口头上多么烦别人要画，如果真的谁也不求其墨宝，他也会很苦闷的，这跟我们在台上演出完了谁都不鼓掌差不多。反正你求画儿人家烦，你不求他，他也未必见得高兴。

第一位主动送我画的就是范曾。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很有名气了，而我那时的知名度，尚不能与他相比。在一次偶然的工作机会里，我们相遇、交谈，非常投机。后来他给我来过一封信，邀我去他家做客。那时候通电话都很难，我们家有电话已是后话了。在接到范曾来信以后，我犹豫了很久。我很少到别人家里做客，再说他的住处离我们家又很远，实在不方便，那时候北京也没几辆出租车。

拖了很久，再次见到他时，他又一次相邀，我就去登门拜访了。



范曾第一次赠我的画

一进门，他笑容满面，立即在画案上铺好纸，四尺对开，提笔就画，边画边聊，勾线、设色、题款、盖章，画好了，又替我卷好。我们聊得也差不多了，于是我告辞。他出门送客。返程路上，我觉得这不像串门做客，倒好像是我到他家定做什么东西，而且立等可取。

以后，一来二往我们就熟悉了，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再以后，我也开始技痒，也铺纸弄墨，不过那绝不是受他启发，也不可能受他启发，因为我自认为与人物画无缘，不是不喜欢，而是学不来。

再以后，我和范曾合作画过多次，算是友谊的结晶吧。

我对范曾的文采十分钦佩，尤其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惊人的记忆力。我根据自身的情况估计，他早年下的功夫比我苦得多。

记得 1982 年在密云水库，我们一起做一个电视节目。他对我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画有九品，可分为正六品与负三品。一品，谓之画家，作品赏心悦目；二品，谓之名家，作品蔚然成风；三品，谓之大家，作品继往开来；



20 世纪 80 年代和范曾（右）在密云水库工作时合影，从此我们结成好友。

四品，已成大师，凤毛麟角；五品，谓之巨匠，五百年出一位；六品，可称魔鬼，从未看到。负一品，不知美为何物；负二品，看之越久，离美越远；负三品，与美不共戴天，在艺术的审判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问他：“那么，你认为你属于这九品当中的哪一品呢？”他颇为得意地笑着说：“哈，我是坐四望五，以待来日。”

有一天，范曾又神采飞扬，高谈阔论：“忠祥还真有人缘，我们两位大家给他补画，他画了两头小丑驴，黄胄补了一头驴，我添了一个小人儿。”

可见，他认为我连正一品都不够格。不过，我当时真是刚入门儿，不如现今的水准。后来我的一张泼墨四尺整纸骆驼，参加了广电部电视界画展，还得了优秀奖。在周涛主持的《真情无限》栏目中，她要我献出一幅画当场拍卖，我手头只有这幅裱好的，于是一咬牙一跺脚，把画捐了。我没想到，现场竟以5万元的价格落槌，天地良心，我绝没安“托儿”。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很长时间没有人打破我的纪录。那幅画的收入已当场全部捐给环保事业了。那张画已不归我了，不过这也说明今天之笔墨当不可与早期同日而语。

画外音——我对画画的一些思考

“画外音”在影视节目形态中是专业术语，是对影片幕后的解说。我在《动物世界》中的讲解就是画外音。而本文名为《画外音》，乃弦外之音之意。在学画过程中，我也对画外的一些事有过思考。我是以画为乐趣者，绘画是我的所爱，但不是职业，因此，喜爱和乐趣汇在一起，其乐悠悠，其乐无穷，乐此不疲。

在演艺圈多年，我深知票友比许多业内人士更认真、更来劲，甚至更下功夫。无论雨雪风晴，严寒酷暑，无论在河边凉亭、公园长廊、楼房内、四合院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很多人自觉齐聚，围在一起，又拉又唱，风雨无阻，拉者认真，唱者投入，围观者专注。

票友们不把演出当成工作之累，而是享受吹拉弹唱的无限乐趣，何等的潇洒，何等的畅快。

学画亦然，别人我不知，但唯自知甚深。说我画得好，我不会怦然心动，也不会沾沾自喜；人家若是说我画得不怎么样，我也绝不恼火。总而言之，外界评价于我太无所谓了，而外界也没人会对票友进行认真的探讨评论。美也好，丑也罢，我都独享其乐。不像某些卡拉OK的演唱者，有的人简直是在虐待别人，声嘶力竭，荒腔走板，别人受不受得了他（她）全然不管。尤其有时

外出住在有歌厅的饭店，隔音很差，时至深更半夜，那犹如狼嚎的声音直往耳朵里钻，这种嘈杂之音太可怕了。画画儿则不会影响他人，只要你在自己屋子里画，绝不干旁人之事；只要你不逼人家拿回去必须悬挂客堂，那真的不关别人的事。

但在多年非职业状态的绘画中，我也深有体验和领悟，也探究出了其中的奥妙。

一、绘画可以使我的生命处于欢乐之中。

现代科学认为，人的生活质量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精神方面有满足与幸福两个层次。

丰衣足食、无病无灾、无忧无虑、无欲无求，这或许是满足感；但幸福感就高出一个层面，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平和与愉悦，是一种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快乐。而这快乐又是通过自身的活动而不是依靠外部雨雪风清的施予所产生的。换言之，有爱好的人，且这爱好由自身营造出来，那就会获得幸福感。

画画儿就是我的爱好。只要有纸有笔、有墨有工夫，我就可以画起来，而在绘画过程中，内心自然会涌起愉悦。

二、绘画与歌舞一样起源于原始先民内心的诉求、愉悦的宣泄和情感的表达。

千万年前的岩壁之上和山河之中的岩画、壁画已经有了人类生活与劳作的记录，也有了对九天的疑问与对不可及世界的向往。绘画与人类发展同步，与历史更迭同行。再后来伴随丝帛的出现、纸笔的发明，人类开始有了以画为生、为行当的分工，有了画工、画匠、画师，有了吴道子，有了敦煌壁画，有了唐、宋、元、明、清、民国，乃至当代的画家和由若干同气相求的画家所形成的画派。

放眼世界，埃及人、玛雅人、古希腊人和他们的后代，莫不如此。从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出现算起，绘画形成了新潮流，成了文艺奇观，产生了不可计数的艺术财富。在绘画与画外的扫描中，我受到了前人的感染，了解和逐渐熟知了近万年、近千年、近百年和近年来的绘画历史与名人、名作。这是何等值

得欣喜与快乐之事啊！

古罗马先哲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说过：“不知道自己出生前的事情，我们会永远停滞于孩童阶段，假使没有历史记载，我们的生活不能与祖先的生活融而为一，人生有何价值可言。”在斗室之中的自娱自乐，在咫尺之中的挥毫泼墨，竟能时时生发出欲与千万年前先人的沟通之情，在临习前人笔墨时又仿佛跨越了时空，到了他们生活的时期，到了他们创作的地带，生命仿佛延伸了。我们后人正是前人这棵古树上生发出的新叶。这不是幸福，是什么呢！？

三、二十多年前重拾画笔，结交了许多活跃在画坛上的名家大师，这是何等自豪与幸福的事情。

我从事电视播音主持四十七年，阅人无数，交友万千，这是我的人生价值之所在和人生快乐之所在。

我曾接受央视戏曲频道采访，当主持人白燕升问我：“您喜爱戏曲，也有机会观看和接触过许多如今已不在的前辈，能告诉我们您印象中最深的几位大师吗？”我笑而答道：“我当年可以说是人微言轻，无名小卒一个，但由于我



和主持人白燕升在节目中

处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工作职场中，你应该这般问我，自梅兰芳大师之后，有哪位你叫得出的大家和名伶是我没见过的？”因为当年电视只能直播，我的工作职责是为每位上电视的艺术家报幕，介绍他（她）们和说明他（她）们演出的剧目和剧情。因此，我不想看也要看，我不想接触他（她）们也得接触，何况我羡慕他（她）

们，崇拜他（她）们，所以，我可能是如今存世的见过那么多 20 世纪戏曲艺术大师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我还被认为是京剧票友，其实票友之称对我也是过誉，但我也确实在电视上表演过几回京剧唱段。

我喜欢绘画，有机会结识、结交的 20 世纪后半叶健在的名家大师也是数不胜数。与他们结交，就有过往，就有交谈，仅耳濡目染就能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书画渊源、艺术承传、画派纷争，乃至看到一些名作之诞生，以及观看大师们的创作过程。那份受益，怎能用“匪浅”两字形容。以业余作者身份而结交无数位大画家，其乐何如。

李可染先生的弟子们都没什么机会看老师创作，我却在大师画堂目睹过可染先生作画。先生说过：“阅读一本教太极拳的书，是学不会太极拳的，作画也是一样，只有亲自观看别人作画才能学会。”我有幸看过太多的名家作画。如今在欣喜之余，只能自愧学得太不到家。

四、唐代草书大家张旭观裴将军舞剑、观公孙大娘舞剑而草书大进，说明各类艺术都有触类旁通的关系。

书画是空间艺术，语言是时间艺术。在同一时空中书画艺术的规律或是在绘画之时产生的灵感，都是可以和播音主持工作触类旁通的。黄胄在几次和我谈及书法时，教我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要以十分质朴的笔法下手，“不可扭捏作态，亦不可故弄特征”。这番话使我顿悟到，语言的声情表达，每字、每句、每段、每篇，吐字发声、表情达意，都必须从质朴平白出发，不能矫揉造作，更不能以立异为高。

艺术越进步，越难继承与逾越，即使寒窗苦读，也会感到学艺甚难。前人的成就如高山横亘在面前，正路难通，于是标新立异者不断出现。写字不像字，画人不像人，日为出新，日为立异，日为变法，其实是畏难，企图找捷径而已。

这种另类，甚至丑类的出现，不仅画界独具，各行各业亦屡屡出现，且代不乏人。这大约也是我在学画之后的所悟吧。

综上所述，学画虽非职业，但游戏其中，应需敬重门径，不以业余而乱